

從世紀之交的美國民意 看中美關係

● 李期鏗 梅仁毅

在美國，民意調查的影響很大，以至於許多社會學家把輿論與民意調查等同，認為「輿論就是民意調查機構的調查結果」。這種觀點顯然過於極端，但實際上，利用民意測驗和調查來研究輿論是如此普遍，以至於民意調查結果與民意(輿論)幾乎被當成同義詞使用。

在美國，民意調查的影響很大，以至於許多社會學家把輿論與民意調查等同，認為「輿論就是民意調查機構的調查結果」^①。這種觀點顯然過於極端，但實際上，利用民意測驗和調查來研究輿論是如此普遍，以至於民意調查結果與民意(輿論)幾乎被當成同義詞使用^②。在美國，民意與外交決策的關係多年來一直是學者和新聞工作者研究、關注和爭論的問題^③。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外交決策者不可能漠視民意，民意至少能制約外交決策，從長遠來說，民意變化與政策走向是一致的。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中美建交的30年間，美國的對華政策就與民意高度一致，有時政策引導輿論，有時輿論引導政策，但這兩者是一致的。如60年代末70年代初，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及其顧問決定打破中美之間的堅冰，就與美國民意對中國的敵對情緒減弱有關。而中美從官方接觸到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之所以等了將近十年，也與美國輿論有直接關係^④。自肯尼迪

(John F. Kennedy)開始，美國歷屆總統都注重對民意的搜集和分析。肯尼迪本人還聘請著名的民意調查專家哈里斯(Louis Harris)作政治顧問^⑤。隨着冷戰結束，有美國學者認為，民意在影響美國外交決策方面很可能成為一種更強大而不是更弱小的力量^⑥。因為人們認為國家生存不再有危險了，外交精英不能再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公眾把外交政策問題完全交給他們。在90年代，行政部門和國會領袖經常宣布，民意對美國外交政策有重大影響^⑦。中國學者牛軍也強調在台海關係問題上美國民意對政府決策的制約作用^⑧。

世紀之交，美國經濟經歷了二戰以來持續最久的增長期，而且呈現出一高兩低(增長率高、失業率低、通脹率低)的特徵。與此相反，歐洲的經濟增長緩慢，日本經濟長期不能走出低谷，俄羅斯經濟持續下滑，國力不斷衰落。美國與西方強國和昔日對手俄羅斯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其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得到加強。與

此同時，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綜合國力不斷上升。在這種內外環境下，美國人是如何看待中國以及中美關係呢？美國人對政府的對外政策有多大的認同感呢？對於這些問題，美國主要民意機構在世紀之交作了不少調查。以下就是作者根據這些調查作出的整理和分析。

一 對中國的看法

甲、總體上負面，感情上中立

美國人對中國的總體印象是以1989年6月為轉折點。此前，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逐年好轉，在1989年2月布什(George Bush)總統訪華後達到頂峰。而1989年6月以後則以負面印象為主。下表是蓋洛普關於美國公眾對中國印象的調查結果：

單位：%

時間	非常好	基本較好	基本不好	非常不好	不清楚	好/不好
2001年2月	5	40	31	17	7	45/48
2000年11月	5	31	39	18	7	36/57
2000年3月	6	29	40	16	9	35/56
1998年7-8月	6	38	36	11	9	44/47
1996年3月	6	33	35	16	10	39/51
1993年11月	10	43	24	15	8	53/39
1989年8月	5	29	32	22	12	34/54
1989年2月	12	60	10	3	15	72/13
1983年9月	6	37	31	21	5	43/52
1979年9月	18	46	18	7	10	64/25

從表中可以看出，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印象與中美關係的狀況基本一致。1979年9月中美建交之後，將近2/3的美國公眾對中國印象良好；但在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初期，美國對華態度有些強硬，對中國印象良好的公眾大幅度下降；1989年2月，布什

就任總統不久就訪華，這使對中國印象良好的美國公眾比例達到蓋洛普調查的最高點；而1993年11月美國公眾之所以對中國印象較好，正是發生在江澤民主席出席在西雅圖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與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總統會晤之後；1998年7月克林頓總統訪華之後，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印象有所好轉，但由於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指控中國非法獲取美國導彈技術以及在1996年向民主黨捐款，對中國印象不好的公眾多於對中國印象良好的公眾。

美國廣播公司(ABC)新聞的調查結果與蓋洛普基本一致：

單位：%

時間	良好	不好
1998年6月1-2日	34	52
1990年3月	39	58
1989年4月	80	28

從國別的角度看，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總體印象也較差。根據蓋洛普2001年2月1-4日的調查，美國人對與其語言文化傳統相近同時又是其盟友的國家印象最好，其次是與其文化傳統不盡相同的盟友，同時，美國人對俄羅斯、印度的印象好於中國。位於中國之後的是伊拉克、伊朗、利比亞、古巴、北朝鮮等(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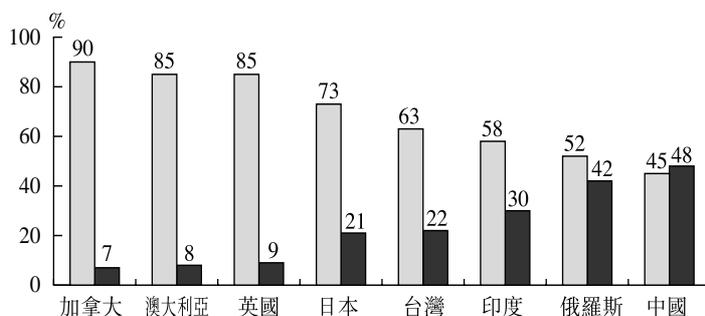


圖1 美國公眾對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總體印象(2001年2月)。■表示好；■表示差。

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印象與中美關係的狀況基本一致。1979年9月中美建交之後，將近2/3的美國公眾對中國印象良好；但在里根政府初期，美國對華態度有些強硬，對中國印象良好的公眾大幅度下降；1989年2月，老布什就任總統不久後訪華，這使對中國印象良好的美國公眾比例達到蓋洛普調查的最高點。

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中國是對美國重要的國家。這說明，中國的發展成就得到了美國的認可，美國公眾和領導人對中國的發展潛力持樂觀態度。多數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中國是美國重要的市場和貿易夥伴，中國對美國並不友好，但不應該把中國看作美國的敵人。

但感情上，多數美國人對中國持中立態度。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調查：「你對中國的感情，總的來說是好，不好，還是中立？」結果如下：

單位：%

時間	好	不好	中立
1999年5月11日	18	24	53
1998年6月	12	23	61
1989年5月	32	7	57

乙、中國重要，不應視作敵人

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中國是對美國重要的國家。根據芝加哥外交關係委員會1999年的調查，認為美國在中國有重大利益的領導階層人物佔95%（最高），高於日本（94%）和俄羅斯（93%）；普通公眾佔74%（第四），低於日本（87%）、俄羅斯和沙特（77%），其他各國均低於70%。芝加哥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調查還發現，認為中國十年後將在世界上發揮更大作用的領導階層人物和公眾都是最多的（見圖2）^⑨。這說明，中國的發展成就得到了美國的認可，美國公眾和領導人對中國的發展潛力持樂觀態度。

根據全國廣播公司新聞／《華爾街日報》1999年7月24-26日的調查，41%的美國人認為與中國的關係對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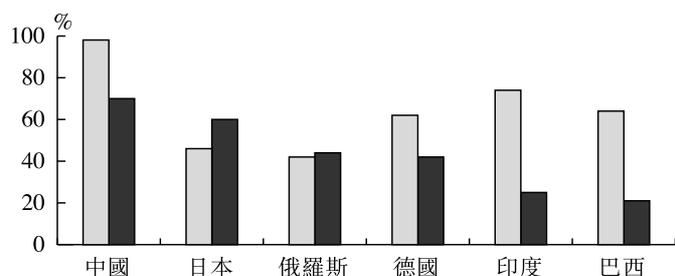


圖2 認為各國在十年後將發揮更大作用的領導人和公眾。■代表領導人；■代表公眾。

國國家利益極為重要，位於加拿大（49%）、日本（47%）、俄羅斯（43%）之後，列第四位。印度（15%）列第八位。

多數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中國是美國重要的市場和貿易夥伴，中國對美國並不友好，但不應該把中國看作美國的敵人。這可從《新聞周刊》(Newsweek) 1999年5月13-14日的調查結果看出：

單位：%

你是否同意以下關於中國的說法？	同意	不同意
中國是美國重要的市場和貿易夥伴。	80	15
中國基本上對美國友好。	41	51
中國應該看作是美國的敵人。	30	64

蓋洛普／有線新聞網絡／《今日美國》(USA Today) 的調查結果與此類似。問：「關於中美關係，你認為中國是美國的盟友，對美友好但不是盟友，對美不友好但不是敵人，還是美國的敵人？」回答結果如下：

單位：%

時間	盟友	友好	不友好	敵人
1999年3月12-14日	1	28	26	10
1998年6月22-23日	3	28	25	8

由此可見，真正把中國看作敵人的美國人並不多。

丙、中國是威脅

由於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加上中國的發展前景，美國人認為，在世界各國中，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就世界範圍而言，根據芝加哥外交關係委員會1998年的調查，在當今

世界幾大力量——歐洲、俄羅斯、日本和中國中，「中國發展為世界強國」被認為是對美國最大的威脅(57%)，高於「日本的經濟競爭」(45%)、「俄羅斯的軍事實力」(34%)和「歐洲的經濟競爭」(24%)。

根據動態民意調查 (Opinion Dynamics Poll) 1999年4月7-8日的調查，中國分列美國最大的潛在軍事和經濟威脅的一、二位(見圖3、4)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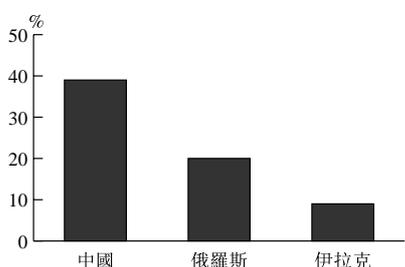


圖3 冷戰結束後，哪個國家是對美國最大的潛在軍事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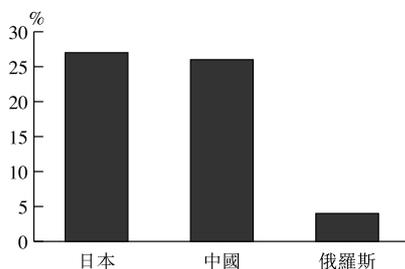


圖4 冷戰結束後，哪個國家是對美國最大的潛在經濟威脅？

根據藍圖輿論調查公司 (Blueprint Poll) 1999年9月28-29日的調查，36%的美國人把中國視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列第一位，而只有8%認為俄羅斯是最大威脅。這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人最大的態度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共和黨人(50%)比民主黨人(28%)和獨立人士(35%)對中國更持懷疑態度，這對我們觀察布什政府對華政策會有幫助。

儘管更多的人把中國看成是對美

國安全利益威脅最大的國家，但更準確地說，人們認為中國是潛在威脅。例如，當問及中國是朋友、敵人或既非朋友亦非敵人時，55%的人認為中國既非朋友亦非敵人，而只有26%的人認為中國是敵人。

二 對中美關係的看法

但是，在對華政策的具體掌握上，是強硬多一些，還是合作多一些，美國公眾存在意見分歧。

根據普林斯頓民意調查研究公司 (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 Associates) 2000年3月15-19日的調查，對於美國應與中國合作在亞洲維護和平和防止核擴散，還是應冒着損害兩國關係的風險，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採取堅定立場這一問題，美國人沒有達成共識。45%的公眾選擇合作，44%選擇堅定立場。同樣，對於如何平衡貿易和軍事安全問題，美國人也未能達成共識。47%認為遏制中國的軍事力量更重要，42%認為與中國保持貿易夥伴關係更重要。

甲、貿易與人權，孰重孰輕？

美國公眾在對華政策上的最大分歧，莫過於貿易與人權孰重孰輕的問題。比較多的美國人認為中國的人權紀錄不佳。根據2000年1月哈特研究公司 (Hart Research) 的調查，81%的美國人認為，「與美國的其他貿易夥伴相比」，中國在「尊重人權」方面「低於平均水平」(49%認為「遠遠低於」)。

要回答貿易與人權孰輕孰重的問題，有幾種情況需要考慮。

由於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加上中國的發展前景，很多美國人把中國看成是對美國安全利益威脅最大的國家，但更準確地說，人們認為中國是潛在威脅。例如，當問及中國是朋友、敵人或既非朋友亦非敵人時，55%的人認為中國既非朋友亦非敵人，而只有26%的人認為中國是敵人。

儘管美國人大多認為與中國進行貿易對美國經濟有利，但多數人也覺得由於中國的人權紀錄不佳，美國應限制與中國的貿易。根據佐格比國際公司的調查，67%受訪者認為應施壓令中國改善人權。而哈特研究公司的調查發現，70%的人認同只有中國真正符合了人權和勞工標準後，國會才能讓中國永久進入美國市場。

(1) 當貿易問題單獨提出時，美國人支持與中國的貿易

在1998年6月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紐約時報》的調查中，認為與中國進行貿易對美國經濟有利的人，比認為對美國經濟不利的人多一倍(比例為50:23)。

根據蓋洛普的調查，多數人支持與中國貿易關係正常化以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問：你贊成還是反對國會通過法案，使中美貿易關係正常化及中國加入世貿？答案見下表：

單位：%

時間	贊成	反對
2000年5月18-21日	56	37
2000年4月7-9日	43	45
2000年1月25-26日	50	40
1999年11月18-21日	54	33

(2) 當中美貿易牽涉到人權問題時，多數美國人反對增加與中國的貿易

相當多的美國人認為，由於中國的人權紀錄，美國應限制與中國的貿易。有線新聞網絡／《時代》1999年5月26-27日調查：

單位：%

你認為美國對華政策應採取以下哪種方式？	
在人權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即使這會危害我們與中國的外交和貿易關係。	57
與中國建立堅強的外交和貿易關係，即使這要求我們對中國的侵犯人權現象視而不見。	28

這是有線新聞網絡／《時代》自1996年來連續四次對答卷人詢問這一問題，而每次的結果都是選擇前者的人佔大多數。

根據1999年11月佐格比國際公司(Zogby International)的調查，當面對「施壓令中國改善人權」或「不附加任何

條件永久性地開放中國市場」的選擇時，67%選前者，21%選後者。

2000年1月哈特研究公司的調查中把與貿易和人權有關的主要觀點都列出：支持與中國永久性自由貿易關係者認為，這一協議會消除美國產品打入中國市場的障礙，擴大我們的出口以及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他們認為，如果別國能進入中國市場而我們不能，會損害美國的經濟。他們還認為，改善中國人權的最好辦法不是限制貿易，而是與之接觸，使它加入諸如世貿等重要的國際組織。反對者認為，中國侵犯人權、使用強制性勞動和違反以往貿易協定的紀錄，說明她還不能享受永久性自由貿易關係。他們認為，國會應繼續進行年度審議，以確保中國遵守向美國產品開放市場以及改善人權的承諾。他們還認為，只有中國真正符合了人權和勞工標準後，國會才能讓中國永久地進入美國市場。結果，70%更贊同反對者的意見，只有21%更贊同支持者的觀點。

(3) 問卷的措辭對結果有直接影響

當問題把中國加入世貿描述為開放中國市場的途徑時，結果往往更好些。根據2000年1月全國廣播公司／《華爾街日報》調查，51%認為國會應同意「允許中國加入世貿這一主要的國際貿易組織的貿易協定，以換取中國的市場更加開放，使美國產品與其他國家的產品享受相同待遇」，而35%的人則反對。

1999年6月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調查只詢問對「允許中國加入世貿」的看法，結果：44%支持，36%反對，20%不肯定。

然而，如果在強調中國入世會開放中國市場的同時又強調中國不公正

的貿易政策，則反對中國入世的人更多一些。例如，1999年9月全國廣播公司新聞／《華爾街日報》調查的問題包括：「贊成者說中國入世會鼓勵中國向更多產品，包括美國產品開放市場。反對者說中國的貿易做法還沒有公正到可以加入這一世界貿易機構的程度。」結果，47%反對中國加入世貿，38%支持。

(4) 媒體的報導和關注程度對公眾態度有重大影響

在2000年之前的幾年中，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應限制與中國的貿易，以迫使中國在人權及銷售核武器技術方面作出改進，不贊成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PNTR) 及中國加入世貿，主要是由於美國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導，如政治獻金、李文和案、轟炸大使館事件等。而在2000年，由於克林頓政府大力推動國會通過永久正常貿易法案以及媒體對這一事件的關注，美國人對中美貿易關係的態度明顯改善。從蓋洛普的調查中可以看出這一變化：

單位：%

你認為以下哪項政策目標更重要？	對中國人權採取強硬立場	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
2000年5月23-24日	34	54
1999年3月12-14日	51	44
1997年10月27日	59	37

(5) 公眾仍希望與中國進行貿易，反對懲罰性立場

儘管不少美國人主張在人權問題上採取明確立場，但他們並不希望採取懲罰性或對抗性的方式，從而導致所有貿易中斷。例如，根據馬可·佩恩 (Mark Penn, 克林頓總統的民意調

查機構之一) 1999年9月的調查，為了鼓勵中國的變化，只有29%的被調查者希望「切斷與中國的貿易以懲罰它對民主的鎮壓」，而將近2/3的人主張「與中國進行建設性接觸，讓它走向更大的經濟和政治自由」。

儘管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比促進貿易更重要，但他們對付出經濟代價的忍耐度是有限的。1999年5月有線新聞網絡／《今日美國》的調查提出了兩種觀點，認為美國「應把中國的人權問題與中美貿易政策聯繫起來，即使這樣做有損美國經濟利益」(強調作者加)的支持者只佔46%，而幾乎同樣多的人(45%)認為不應把人權與貿易聯繫起來，「因為這樣做可能損害美國經濟利益」。與此類似，1997年5月福克斯新聞的調查詢問，決定美國是否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的，應是中國的人權紀錄，還是中美貿易的經濟利益。結果，43%選擇經濟利益，41%選擇人權。

乙、關於台灣問題：美國人反對美國干涉台灣

如果說美國公眾在貿易和人權問題上存在一定分歧的話，他們在美國政府是否應該用武力保護台灣問題上的態度比較明確：多數人反對武力保衛台灣。

根據皮優民眾及媒體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Press) 2000年3月的調查，如果中國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多數美國人反對武力保衛台灣，反對與贊成者的比例為53：31。其中民主黨人比例為56：26，共和黨人比例為53：35。

根據芝加哥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調查，在有可能出兵的世界地區中，願

儘管不少美國人主張在人權問題上採取明確立場，但他們並不希望採取懲罰性或對抗性的方式，從而導致所有貿易中斷。例如，1997年5月福克斯新聞的調查詢問，決定美國是否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的，應是中國的人權紀錄，還是中美貿易的經濟利益？結果，43%選擇經濟利益，41%選擇人權。

意出兵保護台灣的美國公眾的比例最低(見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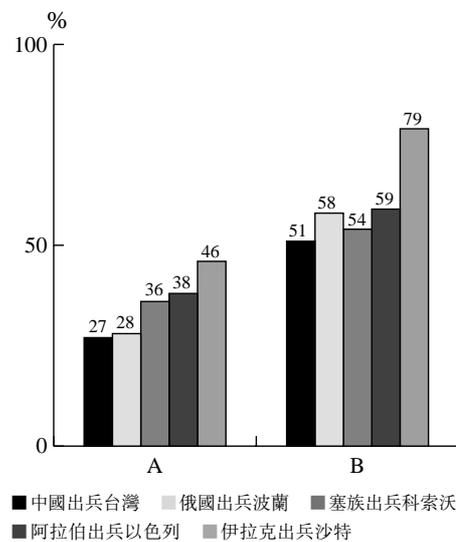


圖5 在各種情況下贊成美國出兵的百分比。
A：公眾；B：精英。

美國公眾不支持美國武力保護台灣，原因之一是他們認為美國在台灣沒有甚麼重大利益，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捲入與中國的軍事衝突必然會帶來巨大犧牲。

丙、對美國偵察機撞毀中國戰機事件的看法

2001年4月1日美國軍用偵察機撞毀中國戰機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立即向美國提出嚴正交涉和抗議，而布什政府最初在處理這件事情時表現出的霸道，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世界輿論的普遍譴責。美國公眾對於這一事件的態度如何呢？根據有線新聞網絡／《今日美國》／蓋洛普2001年4月6-8日的調查，61%的美國公眾贊成布什政府處理這一事件的方式，31%的公眾反對；只有13%的公眾認為責任在美國方面，多達68%的公眾認為美國沒有責任；41%的公眾認為

美國應該向中國正式道歉，54%的公眾認為不應該。值得注意的是，在應否向中國正式道歉問題上，公眾的政治傾向性對其態度影響較大，只有29%的共和黨人認為應道歉，而在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中，這一比例分別為48%和47%。在自認為是「自由派」的人中，53%認為應道歉，而在自認為是「保守派」的人中，只有35%的人這樣認為。由此可見，美國公眾的態度與政府基本上保持一致，而共和黨人和保守派人士對中國更強硬一些。這說明，在危機時刻，美國公眾容易受到政府和媒體的引導；同時，在美國公眾中，也普遍存在着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傲慢情緒。

三 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甲、要真正了解民意，應全面地分析民意測驗的結果

在美國，民意調查結果基本上能反映民意，這得到了美國學者的公認，2000年的總統大選結果也與民意調查的結果相符。但是，要真正地了解民意，應對民意測驗作全面的分析，否則就會得出片面甚至不正確的結論。這是因為：

(1) 問卷的措辭對結果有直接影響

對同一問題，不同的措辭得出的結果不同，有時相差很大。如前文涉及到的中美貿易和人權問題。

(2) 媒體的報導對民意有明顯影響

這在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前後的民意調查中得到充分體現。

要真正地了解民意，應對民意測驗作全面的分析，否則就會得出片面甚至不正確的結論。這是因為：
(1) 問卷的措辭直接影響結果。同一問題以不同的措辭提出，結果有時相差很大；
(2) 媒體的報導明顯影響民意。比如，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美國媒體歪曲報導之後，美國人對中國更懷敵意，對中美關係更為悲觀。

普林斯頓的皮優民眾及媒體研究中心關於對中國的印象的調查：

「你的印象如何？這些日子中美關係在改善，惡化，還是維持原樣？」結果如下：

單位：%

中美關係情況 \ 時間	2000年3月	1999年6月	1999年3月
改善	13	7	13
惡化	19	35	19
維持原樣	55	50	60

可以看出，1999年6月的調查結果明顯不同於另外兩次。美國人對中國更懷敵意，對中美關係更為悲觀。這正是在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使館、美國媒體對中國進行歪曲報導之後。

乙、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影響對問題的看法

對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持懷疑態度的人，多為低收入和教育程度較低者。根據國際政策態度研究項目 (PIPA) 2000年3月的調查，54%的大學畢業生認為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對美國有利，而只有24%的高中畢業生這樣認為。在家庭收入五萬美元以上者中，48%的人認為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對美國有利，而在家庭收入五萬美元以下者中，只有29%的人這樣認為。

對於中國發展成世界強國的看法，普通公眾與對中國有所了解的美國人之間存在一定差異。根據動態民意調查公司 (Opinion Dynamic Corporation) 1999年對普通公眾和盧斯學者 (Luce Scholars，由盧斯基金會選派到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進行為期一年實習的30歲以下有才能的年輕學者) 的調查^①，多數普通公眾認為中國是對美

國安全利益的威脅和挑戰，需要遏制，而多數盧斯學者認為中國對美國商業是個機遇，其調查結果是：

單位：%

你如何看待中國發展成為世界強國？	普通公眾	盧斯學者
中國主要是對美國安全利益的挑戰，需要遏制。	51	24
中國主要是美國商業的機遇，我們應從這個潛在的經濟利益中爭取經濟收益。	40	69
不知道。	9	7

盧斯學者與普通公眾對台灣問題的觀點也有差別。在盧斯學者中，多數贊成與中國接觸的政策，親台灣的政策列第二位，而「放手」政策的支持率最低。這種政策選擇的排列與多數盧斯學者把中國的崛起看作是「機遇」，少數學者認為這是「威脅和挑戰」相吻合。普通公眾的觀點與此相反：約3/4的公眾支持不把「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放在首位」的政策。更多的公眾繼續支持台灣，即使以犧牲與大陸改善關係為代價，而支持「放手」政策的公眾最多：

單位：%

在中國／台灣問題上，你認為美國的政策重點應該是甚麼？	普通公眾	盧斯學者
我們應保持低姿態，讓中國人自己處理這個問題。	47	17
我們應該繼續幫助台灣自衛，防止大陸的可能進攻，包括向台灣出售武器，即使這傷害我們與中國的關係。	26	26
我們應該把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放在首位，增加我們對雙方的影響，以找到和平的解決方式。	21	55
不知道。	6	2

對於中國發展成世界強國，多數普通美國公眾認為中國是對美國安全利益的威脅和挑戰，需要遏制；而多數盧斯學者則認為中國對美國商業是個機遇。盧斯學者與普通公眾對台灣問題的觀點也有差別。盧斯學者多數贊成與中國接觸的政策，親台灣的政策列第二位，而「放手」政策的支持率最低。普通公眾的觀點則與此相反。

四 中美關係展望

從以上對美國民意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對二十一世紀初的美國對華戰略和中美關係作些展望：

甲、美國將採取遏制與接觸，偏重於遏制的對華戰略^⑫

美國對華戰略的依據，一是美國的全球戰略，二是中國的對外戰略。克林頓上任不久，美國制訂了「一個目標、三個支柱」的冷戰後全球戰略。一個目標就是確保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在世紀之交，隨着美國實力相對增強，美國人的安全感、自信心和樂觀情緒大增，他們認為美國應該領導世界。過去一段時間美國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反映了美國力圖保住世界霸主的努力，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反映，在國內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可以預見，在最近的將來，美國仍將充分利用其優勢地位，推行霸權主義的對外政策，以最終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而中國的對外戰略是為現代化建設謀求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為此就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這在本質上決定了中美的戰略衝突，也決定了美國將把中國視為戰略對手。布什在大選中和鮑威爾 (Colin L. Powell) 在被提名為國務卿後所作關於中國是美國戰略對手的講話，實際上道出了美國新政府真正的對華戰略。如果說難以判定民意在形成這一戰略中的作用的話，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戰略與民意是一致的，民意支持美國的對華戰略。因為，美國民意把中國看作美國安全的最大威脅（從國別的角度）。

然而，由於兩國有着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共同利益以及全球化在深

度和廣度上不斷發展，美國在許多國際、跨國界和地區問題上，如防止核擴散、反恐怖、環保和朝鮮半島安全問題等，需要中國的合作。而前兩者正是美國公眾最關注的外交問題和外交優先目標。更重要的是，由於美國在華有着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這種利益將隨着中國的發展而增長，美國不可能不與中國接觸而錯失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

由此可以判定，美國當前以及在預見的將來的對華戰略將是遏制加接觸，偏重於遏制。這一戰略基本上反映了美國民意。一方面，多數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負面的，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因此要遏制中國。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中國對美國非常重要，中國今後將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不應把中國當作敵人，因此，要與中國進行接觸，進行貿易。而在把中國視為威脅、主張對中國強硬的美國人中，共和黨人的比例明顯高於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這也許意味着布什政府將對對華政策作些微調。正如鮑威爾在參院外交委員會批准他擔任國務卿的聽證會上，以及他與中國駐美大使李肇星會晤時所說，美國不把中國看作「不可避免的對手」，美國執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聯合公報以及其他與中國的義務，也遵守滿足台灣防務需要的義務。中美之間有合作的領域，也存在着分歧，對於這些分歧，美國將抱「堅決、坦率」的態度^⑬。來自印第安納州的聯邦參議員、共和黨人盧格 (Richard Lugar) 2001年2月1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美中商會上也宣布，「謹慎接觸」是目前最好的對華政策，美國應該「在可能的時候與中國合作，在必須的時候與中國競爭或反對中國」^⑭。

美國在許多國際問題上需要中國的合作，而美國在華有着巨大的經濟利益。因此，美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的對華戰略將是遏制加接觸，偏重於遏制。2001年2月1日共和黨人盧格就說過，「謹慎接觸」是目前最好的對華政策，美國應該「在可能的時候與中國合作，在必須的時候與中國競爭或反對中國」。

乙、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對於中美雙方都是極為敏感的，雙方對於對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底線也非常清楚。因此，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美國政府不可能對其台海政策做出實質性的改變。參照美國的民意，我們可以對美國的台海政策得出以下結論：

(1) 美國會堅持對台軍售、堅持要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但仍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美國對台軍售是維護其在西太平洋戰略利益的需要，也與其國內政治密切相關。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美國歷屆政府的承諾，也是中美外交關係的基礎之一，放棄這一原則必然會使中美關係受到根本破壞，這當然是美國政府所不願意的。這一政策也是美國民意的反映：美國公眾要求政府對台灣這個「民主制度」給予更多的支持，同時又對一個中國的政策表示支持^⑤。

(2) 美國民眾反對武裝捲入台灣事務的民意，將會制約美國軍事支持台灣。多數美國公眾反對美國武力保衛台灣，但是多數精英階層對此支持。精英階層是從美國的全球戰略出發來考慮問題的，意在維護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台灣無論如何也不能落入中國手中。而公眾則更多地從實際利益來考慮問題，沒有多少人願意為了對自身實際利益不大的地區而做出巨大犧牲。當然，美國是否會使用武力干預台灣事務取決於多種因素，但是，在這一問題上，美國政府決策者不能不考慮美國公眾的態度。

(3) 保持現狀是對美國最有利的，既不冒風險，又可牽制中國。美國對台軍售將是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一個爭執點。台灣問題的特殊性，決

定了台灣地位的任何變化都將引起中美兩國的密切關注和強烈反應，可能使美國捲入與中國的軍事衝突。因此，保持台灣的現狀對美國是最有利的，這既可以避免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的危險，又可以牽制中國。毫無疑問，美國仍將致力於維持台灣現狀。在美國看來，對台軍售是保持台灣現狀的有效手段，一可安撫台灣，二可威懾中國。中國一貫反對美國對台軍售，干涉中國內政。可以預見，美國對台軍售將是中美長期爭執的問題。

丙、美國將繼續利用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壓

冷戰後美國外交戰略的支柱之一是推行美式民主，這就包括人權問題。在國家生存不再成為人們擔憂的問題之後，人權問題在美國外交政策目標中的地位上升，不少美國人主張，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應持強硬態度。例如，北約在「人道主義」幌子下空襲南聯盟就得到了美國公眾的支持。這一方面說明美國政府利用人權干涉別國內政的政策有一定的國內基礎，另一方面公眾的這種看法又是對決策者的一種制約，漠視人權問題的外交政策會失去國內的支持。從美國的民意調查結果中，可見多數美國公眾對中國人權問題極為敏感，要求美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甚至不惜為此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同時，美國公眾在中國人權問題上偏見甚深，把中國等同於沒有人權的國家，似乎沒有看到中國政府為促進和改善人權而進行的努力和所取得的進展，這與美國媒體的片面和不公正報導是分不開的。由此可見，利用人權問題對中國施壓仍將是未來中

多數美國公眾反對美國武力保衛台灣，但是多數精英階層對此支持。精英階層是從全球戰略出發來考慮問題，意在維護美國的霸主地位。因此，保持台灣現狀對美國最有利，既可以避免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又可以牽制中國。毫無疑問，美國仍將致力於維持台灣現狀。

美關係中的一個矛盾和衝突點。同時，如何消除美國公眾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偏見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因為這將有利於中美關係的發展。

五 結 論

中美戰略目標完全不同，維持霸主地位與反對霸權針鋒相對，這決定了中美關係不會沒有矛盾、衝突，有時甚至是尖銳衝突；但雙方又有共同利益，國際形勢也不允許美國孤立或全面遏制中國，美國也無力做到這一點，因此，雙方又有合作的一面。中美關係就是在這種既鬥爭又合作中曲折前進。在美國民眾及精英集團中，仇視中國、把中國視為敵人的是少數，支持中國、視中國為朋友的也是少數，大多數認為中國非敵非友，可敵可友，不希望使中國變成美國的敵人。因此，對中美關係過於樂觀、期望過高，這不符合實際；過於悲觀、認為中美會成為敵人，也不符合實際。我們應該客觀地、準確地估計形勢，確定方針、政策。在當前的形勢下，我們應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經濟、增強綜合國力上。在處理中美關係問題時，既要堅持原則，又要表現出靈活性，這是我們的最佳戰略。

註釋

①② Charles T. Salmon and Theodore L. Glasser, "The Politics of Polling and the Limits of Consent", i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 ed. Theodore L. Glasser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5), 438; 438.

③ 如John E. Rielly, e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Chicago: CCFR, 1991); J. E.

Mueller, *Wa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Wiley, 1973); 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hilip J. Powlick and Andrew Z. Katz, "Defining th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 Foreign Policy Nexu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2 (May 1998): 29-61等等。

④⑤ Carroll J. Glynn et al., *Public Opin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9), 332; 330-31.

⑥ Ole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0.

⑦ Theodore L. Glasser, ed.,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5), 10.

⑧ 牛軍：〈布什政府台海政策透視〉，《國際經濟評論》，2001年1-2期，頁27-28。

⑨⑩ 資料來源：<http://ccfr.org/publications/opinion/opinion.html>。

⑪ 資料來源：William Watts, *Americans Look at Asia: A Potomac Associates Policy Perspective*, October 1999. <http://www.hluce.org/survey.html>。

⑫ 此文寫於2000年末，「九一一」恐怖主義襲擊後，情況有所不同。布什總統在上海說要與中國建立建設性的合作關係。但總體情況尚未發生重大變化。

⑬ <http://usinfo.state.gov>。也可參看美國大使館新聞文化處編：《華盛頓參考》，2001年1月29日，頁30-32。

⑭ <http://usinfo.state.gov>。也可參看美國大使館新聞文化處編：《華盛頓參考》，2001年2月5日，頁1-6。

⑮ <http://www.ndol.org/blueprint/winter2000/penn.html>

李期鏗 江西財經大學副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博士生。

梅仁毅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從事美國外交史、中美關係史的教學與研究。